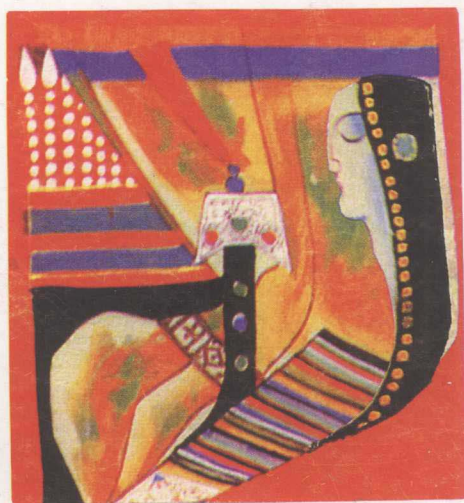


守陵人的庄园

解 良 / 著



Sanwenji · 东方出版中心

努尔哈赤故里·清王朝发祥地·后金历史名城·满族文化古都

守陵人的庄园

解良 著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解 良 著 《守陵人的庄园》

出 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发 行:东方出版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抚顺石油二厂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5
字 数:12万字
版 次:1998年10月第1版
印 次: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责任编辑:郑 晴

书 号:ISBN 7—80627—031—0/K·64
定 价:12.00元

目录

5	祝建平序
	歌唱亲爱的乡土
7	作者自述
	我的这本书
11	守陵人语
14	关于神树
20	看不透的风水
23	永陵辞典
	栅栏门 四祖碑楼
	功德碑 朱门
	龙的寓意 坐龙
	启运殿 焚帛亭
	招魂葬 宝城莲花
	官与印 官与贼
	夏园行宫 一夜皇妃
	龙褂 强盗
	陵街与艺人 网户

瞧 这里就是大金国都

妙眼 骂皇帝

品味皇土

走近金銮殿

汗王井 看望满文

古榆

闲话努尔哈赤

名叫野猪皮 画像

传说 妻妾成群

叶赫老女

衙门与寺庙

衙门 庙食

普觉寺 女僧

民间隐语

地藏寺

努尔哈赤自白

守陵人的庄园

下马石(上)

腰站村

下马石(中)

下马石(下)

红带子 祖宗龕

哑钟 老宅

民谣

阿塔的后裔们

村葬

御路上的歌谣 跨世纪的风景

木奇古俞 赤松王

鸦鹑关 猴石

我的民间

苏子河 梦里听谣

烟囱山 新兵堡

狗的文化

木雕《七人八马》

柳的宗教

神秘的木偶

后萨满 人之初

梳头谣 摇篮曲

靛靛草 泥火盆

火炕 贞节牌坊

跳墙和尚 红鱼

看秧歌 秧歌人

戏园子 旧歌

灯谷 方言土语

后记

歌唱亲爱的乡土

祝建平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名山秀水、历史渊源，都有自己的风土人情和民间文化。新宾是满族的故乡，清王朝的发祥地，历来被中外文人墨客誉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片充满神奇的土地不仅造就了叱咤疆场的民族英雄努尔哈赤，也养育了一代代淳朴、正直、豪放的满族儿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她）们用各种方式讴歌故乡，抒发着自己对故乡的赤子之情。解良，这位喝着苏子河水长大的青年作家，凭着他对家园、对故乡的热爱；凭着他对满乡风土人情的练达，凭着他对历史遗迹、神奇传说的探寻；凭着他对故乡巨变的深刻感受；凭着他在文学园地里的辛勤耕耘，写出了《守陵人的庄园》这部充满激情、亲情、乡情、记叙满族历史、弘扬民族文化的佳作，为家乡献上了一曲深情的颂歌。

解良毕业于辽宁文学院，痴迷于小说、散文创作，作品散见于全国报刊杂志，1989即被评为国家三级作家，几年后又当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成为省作家协会首届签约作家，但他始终没有离开新宾这片亲爱的乡土，更不愿做那种“吃着母亲的奶水长

大，歌唱的却是后妈”的作家，《守陵人的守园》则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家乡的一片痴情。这是一本导游新宾历史文化的书。作者时而站在大清王朝的祖陵——永陵的红墙下，时而坐于努尔哈赤的兴兵之城——赫图阿拉城头，时而走进守陵人的村庄，在他娓娓动听、引人入胜的讲述中，我们仿佛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行，看到了一束束满族文化至今仍然美丽着的虹霓，享受到了浓郁的满乡风情。满族文化在新宾这片土地上交合孕育，从这里出发，融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血脉。《守陵人的庄园》则以流畅的文笔、浓郁的地域特色，翔实而丰富的内容，成为读者了解新宾历史，解读满族民间文化的一部“乡土辞典”。

新宾自然资源丰富、乡情淳朴、山水风光奇异、人文景观得天独厚，几百年来这里形成的开拓进取、不屈不挠的人文精神更令人赞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围绕林业、药业、畜牧业、野生动物养殖业和旅游业五大支柱产业，加大、拉长产业链，以实现富民兴县的战略目标，使满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新宾正在大力兴办旅游事业，宣传新宾，用本地的文化名牌吸引旅居海内外的满族同胞和各界人士前来观光旅游，投资事业，这不仅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也是全体新宾人民共同的使命。我们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学者与关心支持满乡建设的有识之士一道，来挖掘满族历史，弘扬民族文化，为满乡的发展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我相信，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新宾人民将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发奋图强，共创辉煌，用智慧和汗水，将满族祖先耕耘过的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使她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园林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我的这本书

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终生也跳不出两种界定：一是地域，一是文化。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个社会精神财富的积累，如果我们将一个地域比喻成一条山谷，地域文化就是山谷中的河流。

人不能离开水而生存，但要问你，你目前已经喝了多少吨水？每一滴水在你体内都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恐怕你一时回答不出。文化与人，就如水，文化浸透了人生，水一样作用着人。无论你生于城市还是居住在乡村，只要你生之为人，进入社会生活，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被文化的人，文化你的就是你的生活所在地。

许多年以前，当我以人的身份进入自己的出生地——新宾的时候，还不知道这里已经发生了许多被称作历史的事情，一种与其它地域不同的文化生态已经形成，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努尔哈赤就是我的老乡——此君以我家乡这块弹丸之地为老巢，秣兵厉马，翻天覆地，不仅捏出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雏型，还留下了永陵、赫图阿拉城等跨世纪的文化作品。按说，早已作古的努尔哈赤及烟消云散的历史与我的社会主义生活毫不

相干，可我终究也没有跳出这块人文、历史、自然浑然聚合的天地，积淀在这里的历史掌故、宗教信仰、风土人情、民俗俚语、人文精神，就如水中的积淀物，与水一道被我吸收，使我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地域文化的继承者——执行者——传播者。

童年里，我曾做过这样一件事：吃了一个桃子，又将桃核儿埋进自家后院的土地里，随后就盼望着后院儿能长出一棵桃树来，再结桃子给我吃。写一本能够概括家乡文化风貌的书，可以说是我很久以前就埋在心底的一枚桃核儿。1995年底，我出版了《赫图阿拉家园》一书，在此基础上，我对家乡的历史与文化又进行了一次全面地品味、评估、考证、注释、征引和比较，于是才有了现在这本书。书中的大多篇章原本被我写得像辞条一样短，为的是读者阅读方便，出书时却又将一些文章组合在一起，这主要是我舍不得白白扔掉大部分版面。我取《守陵人的庄园》为书名，不图卖点，只为划定本书的文化范围。

古人说，书成一卷泪千行。书写完了，我才发现自己写书时居然忽略了流泪方面的情况，因此，我只能寄希望于读者：你的眼睛里流出我的泪。

并非爱新觉罗的后裔 却以守陵人自诩
守陵人——守着一座陵生活的普通人
守陵人语——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守陵人语

大凡有陵的地方，多被誉为钟灵毓秀之地，这里要么出过一代帝王，要么风水被看好。有点学问的人都知道，中国最早、最大、最负盛名的帝王陵都建在山海关以内，关东虽号称地大物博，境内却仅有清代皇陵三座：昭陵、福陵、永陵。人称此三陵为关外三陵。

关东地面这么大，三座陵是少了点，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努尔哈赤替关东的老少爷们拼死拼活地争，恐怕关东连三座皇陵也不会有。古语道，南方才子北方将，陕西黄土埋皇上。家住关东的努老头（我喜欢称努尔哈赤为努老头）不听邪，且不甘心当一个北方的将（明朝的建州左卫、龙虎将军），于是郑重声明，要与明朝的皇帝们轮流坐桩，随后就带着儿孙们在关东地面上闹起来，终于闹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清王朝入关进京了，“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努老头及其六位老祖，加上儿子皇太极则留在了关东。努老头的陵（福陵）建在沈阳（盛京）东，其子皇太极的陵（昭陵）建在沈阳北，而六位老祖的陵（永陵）则建在距沈阳两百公里的老家新宾。

史学家们称,新宾是一块闭塞之地,适于藏龙卧虎,换句话说,努尔哈赤若是在中原秣马厉兵,恐怕早就被明朝发现并消灭了,新宾的闭塞反倒成全了努尔哈赤及清王朝;风水先生们则说,新宾风水好,努老头占了这风水,才有了大清王朝。生为肉眼凡胎的当地百姓,既无史家们渊博的学识,又不具备风水先生们的慧眼,几百年过来,人们似乎只看到了这一点:一座陵即可造福一方。

在未建陵之前,永陵一带尚不发达,房屋星稀,人丁不旺。建陵之后,这一方水土才活了起来,才热闹起来。守陵的官兵及家眷,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文职官员,制作祭品的厨子与匠人,维修陵宫的“千丁人夫”,常年治水的“永陵河工”,各种陵差陵役云集于此,非差非役者则赶来为差役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服务,于是乎,五花八门的行当沿街兴起,商贾闹市应运而生,各色人等均因这座陵而找到了饭碗。

古人吃永陵这碗饭,今人揣的依旧是永陵的饭碗。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永陵自诞生之日起,即为所在地投下了一笔无形的资产,让人世代受益。首先,永陵富丽堂皇的建筑为本地添了一大风景,百年过后则成了世上的名胜古迹,四面八方的游人慕名而来,名为旅游,实际上则是送钱来了(坐车、吃饭、住宿、照相、买门票、买纪念品等等,哪一样不得花钱?),围绕着永陵开办的各种服务行业(包括烤羊肉串的)均有利可图,当地政府则以永陵为纽带和桥梁,与海内外友人取得了广泛的联系,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进行文化交流,从中获得的各种效益已经无法用人民币来计算。在世上已经停止为伟人、要人、名人造陵的今天,永陵可谓一本万利。

其次,永陵作为新宾的名片,古往今来一直为县内人共用,极具名人效应,这一点,体会最深的莫过于当年的守陵人及今之县内首脑。永陵是清王朝的祖陵,排行盛京三陵之首,号称关外第一。1682年,18岁的康熙皇帝玄烨亲赴永陵谒祖,此后,大清皇帝东巡祭祖便成了国家盛典,永陵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朝野内外的瞩目,其

所在地新宾也随之在全国上下出了名——地为直辖，官为皇封，昔日的守陵人被朝廷高看一眼，扬眉吐气不在话下。时至今日，永陵在新宾地面上已经存在了 300 多年，仍未有其它建筑胜过它的风景，更没有什么能盖过它的名气。守陵人凭借它，依旧可以享受某种特殊待遇，谁若去沈阳昭陵或福陵公干，那里的陵人必向其领导汇报：老陵来人啦！一个老字，管一顿饭是决不成问题的。当然，你若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住下来就不走了，即便永陵再有名，名气再大，也会被你砸了牌子，什么都不灵了。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我，永陵纵有千般好，对你何益？

我虽非爱新觉罗的后裔，却常常以守陵人自诩——守着永陵生活的一个普通的人。对于我来说，外乡人若夸新宾人杰地灵，我就觉得这句话已经将县内的一千人都包括了进去，于是心里就美滋滋的，这难道不是受益么？

关于神树

人类喜欢树，树又常常与人类的感情发生联系，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栽树于房前屋后，树大了，人可以乘凉，屋可以避风，喜鹊可在树上做窝，小鸟可于枝叶间啁啾，人对家的依恋之情也会油然而生；植树于墓地，让祖先的坟冢不裸露于山野，这是人之孝道，让“万古长青”之树伴随着长眠于地下的亲人，这种立意又是人的感情所至。不过，若是人类对树恭敬到了终日烧香谒拜的程度，并以此来乞求树为其做一些本来做不到的事情，树也会为此悲哀，甚至流泪。

神树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十五世纪末的一个傍晚，一家店主将一位欲投宿的女真人拦在门外，不许他将随身携带的遗祖之骨匣带入店内。无奈，女真人来到北山下，将骨匣寄放在一棵古榆树离地三尺的树丫里。翌日，女真人来取骨匣，发现骨匣已经长在树丫里，遂借来斧子砍树取匣，一斧下去，树竟流出了血液。女真人由此悟到了天意，顺势将家祖葬在这里，又于数年后围着树建起了一座陵。这个女真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这棵树就是神树，这座